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四六〇回 入山寨窺望雄關 殺仇人邀請好友

話說黃天霸見關內嘍兵不在那裡把守，隨即一個躡身，到了裡面。只見頭關之內，一個大大的兵房，約有四五千嘍兵睡在裡面。兵房一帶，皆掛著那些弓箭之類。當中六扇屏門，門上皆釘著鐵釘，繞過屏門，有一個極大的院落；院落兩旁栽了些樹木。天霸向前走去，約有兩箭遠近，復有一座牌樓，周圍一帶，都排立槍炮。當中一門，將倒刺鉤釘得密密層層，關門在上面；門前一連六層坡台，皆是青石砌就；兩邊又有兩座兵房，無非是嘍兵把守的所在。天霸正往前進，見有這個所在，知道是第二座關了。要想由當中進去，門既關閉，自然難入，只得復將身軀一縱，躡到那牌樓頂上；兩腳尚未站穩，忽聽喀嚓一聲，兵房裡早來了一人。天霸吃了一驚，所幸此時交到五更，天將發白，那個月光正暗下去，猛然由黑裡望去，尚辨不清楚。天霸只得將身軀縮小，將牌樓的橫額，遮著自己。只聽下面一人說道：「王三你也該起來了，今日是你的班期，少頃裡面有人出來，見我們還未開關，豈不又是倒運？三位大王連日正喜得不亦樂乎，終日裡飲酒喝叫。昨日李頭目回來遲了，大王問他在何方耽擱，他說老子開關開遲，以致過河不早；大大王遷怒到老子身上，將差額除去，還打了四□大棍，欲將來治死。幸有智明大王說情，保了性命。我看你早些起罷，現在已不早了。」說著，好像小解似的，過了一會，復行進去。天霸聽下面無什麼動靜，仍就轉身向裡望去。誰知二關之裡，又是三關。裡面所有埋伏，向非頭兩座可比。一帶空地，約有一里多些，地下連一草一木都沒有，一片平場，好似鋪就的彷彿；頂頭一連三座大門，皆用鐵皮包就，也是兩座兵房。

再看裡面，燈光雪亮，將一座九層台階照得清清楚楚。每層台階上皆設著播木滾石，當中一座大炮，高懸在半空，四面皆置就車輪炮。若有外人進來，只要將車輪一開，四面八方，皆可照打。天霸細細看來，曉得他的厲害；又不知地下如此平穩，下面埋著什麼物件。正在為難，突然左邊來了一個燈籠，一人在前，兩人在後，且說且走，說：「施公在暗室裡，又餓了一夜，打量不曾死也有個八九分沒氣了。方才聽說大大王下令，命人去看，他如已經要死，便將他拖到聚義廳前，照著智明大王所定的，將他開邊庭，一人分做兩個，把所有心肝五臟俱皆取出，遙祭那班朋友，為綠林中報仇雪恨。誰知道不但未死，仍比上山時精神好，聽說他還大罵大王呢。這不是件奇事嗎？」

後面兩人說道：「大哥！在你看來，施公究竟如何？」三人你言我語，已到關口喊關。天霸再一細看，原來左邊有一條極窄小路，彎彎曲曲，直抵第三座關下。天霸方才省悟，他中間這條路，盡是埋伏，若是不知他的路徑，定然遭他暗算。當時聽了此言，知施公仍然無恙，看看東方發白，心下急道：「這三個死囚，還不出去，再遲便不好進了。」正急之間，只聽轟隆一聲，關上橫門，早已落下。一聲響亮，關門大開，三人走了出去。

天霸趁著此時躡身下來，由那條小路，飛奔而去。到了前面，卻是一個小小的鐵門。天霸在前正想搖動，忽然裡面有人一推，將門開下。天霸吃了一驚，趕著一個箭步，躡到上面。

誰知上面那人早已看見，低聲喊道：「黃總鎮你來得正巧，小人在此。」天霸見有人招呼，低頭向下一望，乃是方才送信的那個王雄。也就飛身下來，向他問道：「大人究竟怎樣了？你何故此時出來？」王雄道：「小人幸虧早到山上，不然幾乎為大王查出。卻好我上山時已是三鼓以後，到了暗室裡面，才將總鎮的話，回明大人。聚義廳上查問，說大大王立等大人到廳上問罪，幸虧回了一番言語，方才挽回。直至五鼓以後，始為安靜。小人怕總鎮已到山上，冒險前來，反誤了大事。因此隨那裡面的嘍兵一同出來，卻好在此遇見總鎮。就此尚無人知覺，趕快出去。山外左邊有五六里地方，有個馬房，是從前蓋的，現在破爛不堪，久無人到。大眾可在那裡藏躲一天。到了二鼓以後，再由這一路進來，小人總在這裡接應便了。」天霸聽他所言，又見天色愈亮，只得說道：「大人在那裡，俺便不去了。」

但是這裡面路徑不熟，夜間前來，又多一番周折，汝必要到此方好。」說畢，仍由原路，出了頭兩座關頭。只見那浮橋上面，已有許多人來往，所幸相離尚遠。天霸趕著運動功夫，躡到樹林裡面，對何路通說了一遍。依著王雄所說的那個馬房，一路而來。果然走了六七里路，漸漸離山後不遠，卻有一所破屋，四面八方，無人來往。天霸道：「想必就是此處了。」說罷，當先到了裡面。何路通與賀人傑兩人，也就隨著進來。但見些朽壞的馬槽，餘下也別無物件。當時三人便在裡面藏躲，專等二鼓以後，便去幹事。

話休煩絮，單說曹勇自從將施公捉至山上，便喜得眉飛色舞，更兼智明要報關王廟大仇，更覺□分高興。一夜之間，叫嘍兵到那暗房裡去了數次，皆見施公精神陡長，毫無受苦的神情。曹勇見嘍兵如此回覆，向著智明說道：「這施不全究竟是何人轉世，便如此強硬？從昨日下午被捉，至此時未進飲食，而且被捆受苦，仍然不覺得傷損。照此看來，雖餓他兩三日，也不得就死。咱們此時正是高興，何必要到那地方才下刀？此時將他拖來，照著你的法則，由脊背下刀，用那開邊庭格式，斷送了他的性命，豈不爽快？」智明道：「大哥有所不知，這賊官既來山上，若是咱們自家處死，即便說與人知道，綠林中朋友也未必相信。咱們山上的威風以及朱二哥的英名，也不能大震。在小弟看來，莫若等至天明，命嘍兵去到瑯琊山，將那王朗一班英雄，請至咱們山上，飲酒殺人，使他們親眼看見，如此也覺得咱們公道。便是日後綠林說起，也該稱贊。」曹勇聽了此言，不禁大笑道：「還是智明賢弟言之有理，此時可叫這賊官多活幾時。」說著，便命了一個小頭目，等天明開關，由山後小河到瑯琊山去請王朗。我且將此擺著，看書是一齊來，編書的卻沒有兩張嘴。

說施公與朱世雄出京之時，正是飛雲子盜取御杯的第三日。

只因施公的書無可頓挫，必得說到此時，方可將他擺住。回頭再說飛雲子得了琥珀夜光杯，自己便匿跡京中，打探事後的消息。到了次日，聽見街坊傳說，昨日大內裡失去寶物，現在皇上召見施公，命他捉拿強盜。飛雲子聽了笑道：「施不全你也太糊塗了，天下事，你可奉旨承辦，這件事也要追究，可知我此次前來，也是你種下的深仇，用這事來害你。莫說你倚仗的這一個黃天霸，便有□個黃天霸，能奈我何？既是你為這案出京，我雖不做你的對頭，那王朗面前也不能不去交代。」到了次日，果然施公回任，他又跟在施公後面，一路向山東而來。

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